

李京华

LI JING HUA

文物考古论集

WEN WU KAO GU LUN JI



中州古籍出版社

ZHONGZHOU PUBLISHING HOUSE
OF ANCIENT BOOKS

李京华

LI JING HUA

文物考古论

集

WEN WU KAO GU LUN JI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京华文物考古论集/李京华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4

ISBN 7-5348-2563-6

I. 李… II. 李… III. 古冶金术—考古—中国—文集
IV.TF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597 号

责任编辑:谢全堂

责任校对:杨 立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印 刷: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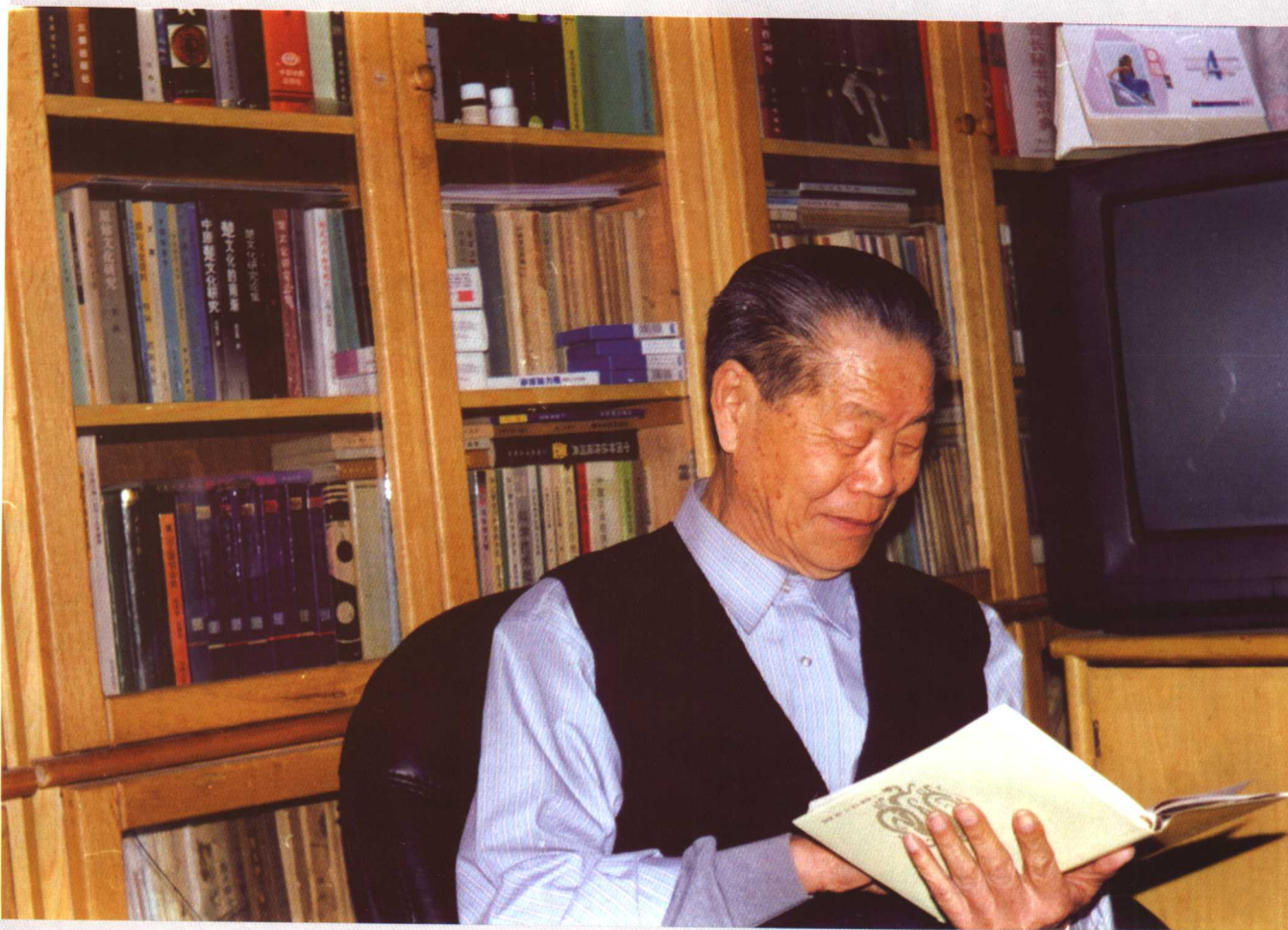
字 数:35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348-2563-6/K·981 定 价: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李京华先生近影



1988年5月，作者在舞钢市古西平冶铁遗址群中的许沟遗址采集蓝色炼渣。

1993年11月中旬，作者应日本广岛大学、左左门研究会会长潮见浩教授之邀访问日本时，在东亚铁文化学术会上演讲。



1994年5月，省文物局在南阳组织考古钻探技术培训及技术检查。作者在工地上进行技术检查。



1998年7月中旬,在日本兵库县矿业史研究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作者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秦代以前炼炉与鼓风技术”。

1977年秋,作者参加由考古、研究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组成的课题组,研究温县汉代范的铸造工艺。



1998年7月下旬,作者在日本岛根县石见银山冶炼遗址发掘现场考察与交流。

2001年9月24日，作者陪同日本富山县研究冶铁、烧炭遗址的学者在鹤壁鹿楼冶铁遗址考察。



2004年4月下旬，柯俊院士赴郑大参加会议之际专程来访，与作者交谈中国钢铁技术史课题。（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待室内）



2004年11月12日，作者随“天中会议”代表考察泌阳下河湾汉代冶铁遗址。（河边断崖似窑，疑似炼炉口的遗迹）





李京华，河南栾川县人，1925年5月10日出生。毕业于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学校美术专修班。结业于全国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历任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组组长与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科技大学兼职研究员，中国科技史学会金属史委员会委员，曾兼河南省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与秘书长，主持和辅导河南、湖北、山西与江西古代矿冶遗址发掘十余处，考察了日本金属矿冶遗址三处。撰写冶金考古报告和论文190余篇，独著与合著《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一、二集）、《南阳汉代冶铁》、《汉代叠铸》、《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等书。



序(一)

著名考古学家、冶金考古专家李京华先生继《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二集和《南阳汉代冶铁》等专著出版之后,又有一部力作《李京华文物考古论集》即将付梓面世,这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事。

千百年来,学者们始终在探索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史记·五帝本纪)并完成了中原统一之后,他开创和平发展新时期的基地或是核心区域的所在。李京华先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顾年事已高,终年奔波在豫西陕州、灵宝等地,以他几十年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资料、生态地望、历史传说的科学分析,确认以灵宝铸鼎塬为中心,包括北阳平、西坡文化遗址在内的三十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内涵十分丰富的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址,并进而推定,灵宝铸鼎塬(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乃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载黄帝所“都”和“祖庙”所在。如是,这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李京华先生把考古调查、发掘成果、历史文献、古史传说和方志、民间传说、地望地名等有形、无形文化密切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地研究以试图复原远古文明,在这种尝试中表现出来的坚持不懈、求真求实的科学探索精神,更是非常值得肯定和非常令人感动的。

中国古代冶金史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中国科技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李京华先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亲身参与了河南几乎所有重要冶铜、冶铁考古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和冶金史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评价。他同著名冶金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柯俊教授、北京科技大学韩汝玢教授、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华觉明教授等学者一起,为确立中国冶金技术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发明史上的地位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重要贡献。其中,对“中国铁”——液态冶炼法和球墨铸铁,以及汉代叠铸法的揭示,再现了中国汉代冶铁科技成就在世界冶金史上的地位,意义十分重大。

李京华先生在冶金考古方面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我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注重实践,反复实验。李京华先生非常重视田野考古工作,亲身参加并主持了巩县铁生沟、鲁山望城岗、南阳瓦房庄等冶铁遗址和登封王城岗、登封阳城的考古发掘,还受聘参与了山



西侯马铸铜遗址、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铜矿遗址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尤为可贵的是,为解决冶金考古发掘中的疑难问题,他反复模拟试验,锲而不舍,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科学实践资料。二是虚心求教,严谨治学。李京华先生最初对冶金史和冶金学完全是“门外汉”,为了解决冶金考古遇到的疑难问题,他一方面努力学习冶金专业方面的知识,阅读中外冶金史方面的专著;另一方面,就是拜师求教,切磋研究。除了向专家请教学习,还向工厂里的工人师傅、技师学习生产知识,了解土法炼铁熔炉内壁各部位熔融特点,掌握冶炼、铸造、炒钢、铸造技术、柔化技术的工艺流程,古今对比,考古发现与现实土法生产相较,反复对照、比较、研究,为解决古代冶金发展难题找到了可靠的门径和钥匙,收入在《文集》里的有关古代冶铁技术的探讨文章,呈现出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鲜明特点,这也是《文集》显著的特点之一。第三,思想解放,敢于创新。李京华先生以考古文化层位学、器物类型学方法论为基础,以出土器物为参照物,对出土冶铸遗物做出了科学有据的判断,又以自己美学功底、美术绘画专长,运用生产实践和冶金理论知识,对南阳北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鲁山南关外望城岗等冶铁遗址的炼炉、鼓风机、反射炉、烧窑及器物范模制作的工艺流程所作的复原,科学有据,令人信服,再现了2000年前汉代冶铁的生产水平和科技成就,其开创之功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得到学术界和冶金史界的一致公认。

李京华先生是河南文物考古界的元老之一。早年,李京华先生是专攻美术的,20世纪50年代才到中国科学院、文化部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考古人员培训班学习考古学。由于他的勤奋、敬业、务实,使他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冶金考古专家。他的人生和学术生涯并不是十分平坦的。我和李京华先生虽相识相交较晚,但早在求学时代,就已从俞伟超老师讲授的课程中了解到李先生在冶金考古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甚为敬佩。此后,我有幸到河南从事文博工作,有了更多机会向李京华先生请教。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接触中,李京华先生平易亲和的待人态度,质朴务实的思想作风,严谨求实的学风,坚持不懈的奋进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被我奉为学习的楷模。90年代中叶,我奉调国家文物局工作,京华先生以古稀之年亲临灵宝调查黄帝遗迹,曾写信寄三篇论文向我通报情况,我深为他的高见和科学精神所感染,回信表示支持,并随后到铸鼎塬做了“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期许对推动相关工作与研究做点努力。现在李京华先生大作已成,嘱我为序。我虽觉难以胜任,但考虑到京华先生与我多年亦师亦友的关系,便写出如上文字,以请教于李京华先生和其他专家学者。

是为序。

张文彬

2005年3月12日



序(二)

李京华是一位自学成材的冶金史专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我与他相识是在1953年,中国科学院、文化部、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当时河南省参加学习的同志有6人,其中有我和李京华先生。培训班学习结束后李京华便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工作,从那时相识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0多个春秋。他的工作单位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始终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我与他长期相处,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两点,一点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少言寡语;另一点是对工作执着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热爱自己的工作。从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到后来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他一直是中层领导、业务骨干,他为河南省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李京华是河南省立开封艺术师范学校美术专修班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是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是边学习、边工作逐步成材的。文物工作是千头万绪,李京华在文物工作队时期,他的专业开始并没有定性,主要是配合基本建设发掘遗址,发掘墓葬,同时还参加调查碑刻、文物普查、办文物训练班、协助博物馆办文物展览等,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他对工作从不挑肥拣瘦,都能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除了应付繁杂的文物工作之外,他于1960年发掘了南阳宛城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1963年参加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发掘大会战;1964年整理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发掘报告;1965年辅导新郑仓城战国冶铁遗址发掘报告整理工作;1972年被邀请到湖北铜绿山铜矿冶遗址辅导发掘,通过全面调查发现,这处铜矿冶遗址是一处从殷商起,经周代、汉代、南北朝、唐宋直到清代,非常系统和完整,他认为这是中国铜矿的开采到冶炼的技术史缩影。1974年在湖北纪南城发掘了陈家台子铸铜遗址;同年在河南浉池火车站发掘窖藏铁器4000多件;同年在温县西招贤村与汤文兴发掘汉代叠铸范烘范窑;同年,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组同志,到安阳水冶、林县调查铁矿开采与冶炼遗址;1976年调查了鲁山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云阳太山庙宋代炼铁炉群、桐柏的后铁炉村、张畝汉代冶铁遗址;1977年应山西省文管会邀请,到侯马市与辅导工作站同志整理铸铜遗址发掘报告;1978年在登封战国阳城发掘冶铁遗址;1981年在商水县调查发现从春秋到汉代的铸铁和铸铜遗址;1986年在淇县调查发现了汉代铸铁遗址;1988年调查发现了舞钢市区内8处冶铁遗址(原属古西平县境),在西平县西部棠溪河两

岸调查发现战国到汉代3处冶铁遗址;同年又调查了栾川县古代铅、银共生矿冶遗址;同年曾三次到鹤壁市鹿楼村冶铁遗址,辅导发掘与报告的整理工作;1989年在桐柏县又调查了唐宋时期银矿冶遗址;1992年到灵宝调查了宋代冶铁遗址;1993年在信阳考查了几处铁砂冶炼遗址;1997年考察了云阳太山庙冶铁炉、镇平秋树湾汉代到宋代的铜矿冶遗址;1999年在日本妙见山麓铜矿研究会神崎胜先生陪同下,考察了兵库县加美町垣山、胜浦矿山、飞马池、长登铜山、石见银山等矿冶遗址。以上挂一漏万地介绍了李京华先生几十年如一日、一直活动在冶金矿冶遗址第一线的情况。河南发现早期铜器窖藏、有色金属矿冶遗址45处,经过发掘的26处;发现铁金属矿冶遗址61处,发掘14处。可以说有冶金遗址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迹,他的汗水没有白流,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同时,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与国内外的冶金史专家,走出去请进来,向他们学习,互相交流、切磋,不断深化自己的研究课题,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国际性的冶金史会议、国内的大小冶金会议都有他的身影,都有他的文章,甚至他还参与策划组织冶金史会议。因此,他在冶金史学术界口碑非常之好,影响很大,在全国科技史学会里有他一席位置,筹办河南科学技术史学会并被推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科技大学聘请为兼职研究员。

李京华先生在冶金史、冶金考古界是有名望的专家,来河南向他请教的大有人在,把他请出去讲课,进行研究辅导也经常不断。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他陆续发表论文公布了他的研究成果。他除了参与编著《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大型专著外,属于冶金方面的专著有:《汉代叠铸——温县汉代烘范窑》(合作)、《南阳汉代冶铁》(合著)、《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二)、《铁器文物鉴定》(《中国文物鉴定丛书》分卷)、《中国铁器定级标准释例》(《中国文物定级标准释例》分卷)。他几十年来发表的简报、报告、论文共190余篇,我查对了一下,其中其他文章共61篇,属于冶金考古方面的文章有124篇,这就是说他的文章三分之二都是冶金考古的。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于1979年在《河南文博通讯》第2期,首次发表了一篇《河南汉魏时期球墨铸铁的重大发现》,1980年在《铸铁》第2期发表了《两千年前有球状石墨铸铁》一文,之后在其他杂志又发表了《河南汉魏时代球墨可锻铸铁和基本组织成因的研究》、《中国古代球墨铸铁研究》两篇文章。除球墨铸铁的铁器外,发现汉代钢铁品种主要有:铸铁脱碳钢、可锻铸铁、炒钢、麻口铁、灰口铁、白口铁等都反映了当时的先进技术。中国的球墨铸铁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西方国家最早是英国,于1947年才会使用这类技术;铸铁石墨化退火,在中国出现于约公元前5世纪,西方国家最早是美国于1831年才会使用这类技术;白口铸铁在中国出现在公元前2世纪,西方国家最早是法国于1922年才会使用这类技术。其他先进的冶铁技术均早于西方国家。总之,从西汉中期到北魏,即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6世纪初约600年的时间,中国铸铁技术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时期,而欧洲国家虽然使用铁器时代比较早,但属于块炼铁锻打铁器,真正铸铁实际到公元14世纪才开始使用。这些振奋人心的科研成果,虽然是李京华先生与有关科研机构协作攻关的结果,但我是首先在他的论文中看到的,而且都是在河南出土的铁质材料。除此之外,关于早期的叠铸技术、失蜡铸造法,炼炉构造以及冶铸技

术工艺流程,范模组合等许多方面他都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并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他不仅立足中原而且对全国各地的金属器物,也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不仅对冶金史从总体上进行宏观研究,而且对许多具体遗址和个体器物也进行研究;不仅对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而且对当时冶金管理机构 and 铁官也做了探讨。总之,他利用了冶金考古的特点,在全方位研究冶金史方面充分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他获得的成就,别人很难与之相比的,所以,许多冶金史专家都很佩服他,不仅国内学者,即使国外学者也是纷至沓来,要求与他合作,或前来请教。

李京华先生虽然在国内是一位知名的冶金考古专家,但是过去在文博考古界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有关方面没有给以充分的关注,他的专著一直不能出版,这可能属于了解不够,认识不到位所造成的,从我自己来反省也感到有些内疚。但是李京华在国外遇到了有识之士,例如日本广岛大学名誉教授、炼炉与鼓风研究会会长潮见浩先生,看到了李京华先生的论文,后来在中国进行冶金考察研究过程中,与李京华先生相识互相了解,随即慷慨解囊资助了两部专著的出版。正如潮见浩先生在《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序言中说:“因为我考虑,我们经常阅读中国的论文、发掘和调查考古报告等,出版这类著作,不仅对中国学者而且对关心中国早期金属文化的外国学者也会有很大参考作用。”“值此机会资助尊敬的李京华先生的著作出版我感到高兴,也会成为我们的纪念。”在《南阳汉代冶铁》序言中说:“李京华先生对铁的研究的不懈追求精神令我十分敬佩。”而且提出“在考古学领域中关于铁的研究是一项朴实的研究工作,但也是一项成为当时生产力指标——基本的亦是重要的工作。”并认为“瓦房庄遗址发掘报告(指《南阳汉代冶铁》)将成为汉代冶铁遗址研究的基本文献。”2003年在日本兵库县妙见山麓遗址调查会神崎胜先生资助下李京华先生又出版了《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二)第三本冶金考古专著。神崎胜先生在序言中对第一本《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一书评论说:“已经成为揭示东亚冶金考古学全貌的伟大启蒙书。”日本的多起冶金方面的专家到中国来考察、学术交流都得到李京华先生的热情接待和认真负责的介绍、指导,受到很高的评价。神崎胜先生说:“对于一个遥远异国的无名研究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更看得出李京华先生热情的助人为乐的品格。”他对李京华先生称为“恩师”,为了报答恩师,他不仅资助出版专著,而且邀请、接待李京华先生到日本考察、访问、讲学。神崎胜在序言中最后有一段话说得很精辟,他说:“以中国冶金考古学的系统化作为目标,与国内的学者进行交流,培育更多的后辈,和以潮见浩先生为代表的日本研究者友好往来,推进日中共同研究的李京华先生的第二本著作(指《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二集),一定会广泛流传、脍炙人口。同时也非常希望它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冶金考古学的基础。”潮见浩先生把李京华先生的著作推崇为“汉代冶铁遗址研究的基本文献”,而神崎胜则希望大著成为“东亚冶金考古学的基础”。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李京华在国内的冶金史专家中口碑也是非常之好,例如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韩汝汾所长在《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二)序言中说:“在无数次的交往合作中,我与李京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融洽的合作关系,对李京华的为人处世,对考古及

冶金考古事业的热爱、执着追求与奉献精神,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李京华是“我国考古学界中发掘冶金遗址最多的考古工作者,而且外省市的如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铜矿冶遗址、山西侯马铸铜遗址、禹王城铸铁遗址等,曾聘请他参加发掘、指导以及合作研究。”韩汝珩所长非常赞赏李京华先生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废寝忘食的钻研精神,说“他绘制的汉代叠铸技术、温县烘范窑、犁铧模范制作工艺图等,均已成为表述中国铸造史的范例,被国内外学者在论文及专著中广泛引用。对商代窖藏大方鼎拼铸技术的研究,是他近年来的又一重要研究成果。”“可以肯定,李京华对中国冶金技术史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功不可没。”我不懂得冶金考古,平时对李京华先生的学术成就理解不够,当我看到国内外知名的冶金史专家的评说,使我受到启迪,受到教育,长了知识,使我对李京华产生了衷心的敬佩,无形中从感情上也拉近了许多。

李京华先生年已八旬,精神很好,仍不甘寂寞,在学术领域仍然笔耕不辍,继续攀登。他又要出版第四本专著了——《李京华文物考古论集》,约我为之作序。本来我年老体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是李京华向我提出作序之事,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而且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我与李京华作为五十多年的老同事、老同行、老朋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说几句话作为永恒的纪念。特别是对他造诣很深的学术成就,我是一个迟到的了解者,我应该说几句话作为补偿的歉意,求得他对我的谅解。

李京华先生这部“论集”共收录了43篇文章,其中有15篇还是冶金考古方面的文章,这是他的专项,在前边已经说得很多,这里不再多评议。使我最感兴趣的是“论集”中收录了17篇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文章,这与我研究的专题合流了。他除了几篇是研究龙文化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是围绕灵宝黄帝铸鼎塬而写的文章。1992年7月李京华先生在灵宝市调查处理宋代冶铁遗址保护问题,得知灵宝市阳平镇政府强行新建黄帝庙,他对原设计方案提出了六条修改建议。同年8月在辅导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发掘宋代冶铁遗址时,顺便又到阳平黄帝庙查看时,发现庙址地表被推平,庙址东西两侧被推土机推毁露出夯土层,并发现了一些文化遗物,他当时建议立即停止施工并交由文物部门配合发掘。1993年6月下旬他应邀参加灵宝市宣传部召开的铸鼎塬软件建设方案讨论会议,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1995年3月赴灵宝市参加“荆山黄帝陵”首游式座谈会,他建议把“黄帝陵”更名为“黄帝太始祖庙”,他的理由是黄帝铸三鼎建祖庙在前,黄帝崩葬在后。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我没有支持他的建议,后来才认识到他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在这时我发现李京华先生是在冶金考古之外对黄帝文化特别感兴趣,我俩有了共同语言。他这个人干什么都有一股子牛劲,不仅对黄帝铸鼎塬发表了“中国第一庙”的文章,而且上下联系筹划在阳平铸鼎塬召开学术会议。1998年6月初,他到灵宝市召开了“铸鼎塬黄帝文化与仰韶文化遗址群小型座谈会”的筹备会。同年9月他与灵宝市文物单位对铸鼎塬周围进行文物普查,发现20处仰韶文化遗址。同年10月11日至14日在灵宝市阳平镇正式召开了“铸鼎塬黄帝文化座谈会”,认为:以铸鼎塬为中心一周20处遗址全是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遗址。会议决定1999年召开正式学术讨论会。为召开大会作准备,1999年2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人会

同灵宝市文物干部,对铸鼎塬附近北阳平等5处大型遗址进行正式的考古调查,对历次调查采集的标本办了一个陈列室供与会代表参观研究;春季又进行了考古试掘,为会议提供新资料,把历次调查标本写成调查报告在《华夏考古》发表,拟到开会时发给与会代表作参考;在西坡遗址的一个坑内发现有铜矿石。在此之后,在灵宝市召开了多次筹备会议,最后决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等五家学会主办,灵宝市委宣传部承办,于1999年10月召开了“河南灵宝黄帝铸鼎塬与中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这是全国性的高规格的一次学术会议,效果很好。上边介绍的简单情况,前前后后都是在李京华先生积极活动、策划、参与下进行的,最后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引起了各级政府对黄帝铸鼎塬的重视,铸鼎塬遗址群被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方政府加强了文物保护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了铸鼎塬考古发掘队,长期进行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在发掘的遗址中接二连三发现了庙底沟类型仰韶文化时期的各类重要遗迹遗物,特别是发现了当时最大的宫殿性质的房址。这些重要发现为中国文明探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黄帝铸鼎塬的名声能有今天,是有李京华先生的一份功劳的,他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我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李京华先生是著名的冶金考古专家,可是在“论集”中收录17篇文明探源的文章,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是他对黄帝铸鼎塬文化的重视,他认识到黄帝铸鼎塬对文明探源的重要意义。他认准了的事,一头碰在南墙上不回头。我俩的观点经常沟通,我很佩服他的真知硕见。他对铸鼎塬遗址发掘、保护向政府有关领导不断地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对铸鼎塬有关学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同仁的极大关注。李京华先生现在是左右开弓,一方面在冶金考古上继续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以黄帝铸鼎塬为切入点探讨中国文明,这对一个年已八旬的老学者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祝贺《李京华文物考古论集》的出版,我希望李京华先生健康长寿再创辉煌。

许顺湛

2005年3月20日



序(三)

李京华先生即将出版他的第三部论文集,嘱我写个序。说起来,我还算他的学生——在郑州大学读书时,他曾给我们上过冶金考古专题课;在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实习时,他手把手教过我们如何进行考古发掘;毕业分配到所里后,我一直在他担任主任的第二研究室工作,并跟随他到开封发掘宋城两年。

李京华先生是全国知名的冶金考古专家,多年来潜心于考古学与冶金史的研究工作,曾与人合著《汉代叠铸》(197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登封王城岗与阳城》(199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南阳汉代冶铁》(199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有《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一集和第二集(分别于1993年、2003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位考古学家,有着非常扎实的考古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田野考古发掘经验。我们在开封宋城发掘时费心划分的地层,他能一眼看出哪些区分得不准确;我与他一道赴新郑工作站检查郑韩故城发掘资料,我往往在一份单元资料上发现2—3处问题后,他还能在同一份资料上再发现2处错误,而且让你心服口服。他又是一位冶金史研究专家,对古代冶金材料、铸造工艺、冶炼技术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在前两部论文集中发表的不少论文,对于考古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读起来会相当吃力。他是学美术出身,具有比较深厚的美术功底,能够绘制出极其复杂的汉代叠铸技术、犁铧模制作工艺、商代方鼎拼铸技术等线图。近两年他致力于古代铜器铸造技术的仿制复原,曾亲手用泥捏制出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部件,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

李京华先生的这部论文集与前两部有所不同。前两部论文集收录的全是冶金考古方面的论文,这部论文集除研究古代冶金技术外,还包括了他对龙文化与黄帝文明、古代制陶技术、古代采水技术等方面的思考和探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论文大多为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发挥余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20世纪80年代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蚌砌龙虎墓的发掘,曾凝聚了他的不少心血。关于该墓墓主人和蚌砌龙研究的一组文章,是他近年来对龙文化的重新定位,有的见解还是从国外有关文章中得到启示并诉诸于笔端。对于灵宝铸鼎原仰韶文化遗址群的调查与发掘,他是最早关注和推动开展该项工作、并与黄帝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学者。这一组文章中,有的虽然是当地政府的命题之作,也

从中反映出他对黄帝文化与文明的积极探索。对于古代冶金技术的探讨乃是他的长项,在论文集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除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铸铜、山西侯马晋国铸铜、河南鹤壁战国铸铁和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技术作专题研究外,他还考证了朝鲜平壤出土的“大河五”铁斧和湖南朱家台汉代小铁官铸铁,较之以往局限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在研究地域上显然有所扩大。

李京华先生年届八十高龄,已步入耄耋之年,但他身板硬朗,思维敏捷,仍在不知疲倦地耕耘着,每年都有新的研究心得问世。近年来,他还致力于冶金考古青年人才的培养工作,亲自赴鲁山县望城岗汉代冶铁遗址、泌阳县下河湾汉代冶铁遗址和重庆丰都县庙背后元明炼锌遗址等考古工地现场指导,鼓励年轻学者撰写科研论文,并推荐参加学术会议。如果总结他具有健康体魄的原因,我看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他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不把退休作为人生的码头和车站。二是坚持洗冷水澡,几十年不间断。三是注意劳逸结合锻炼身体,每天下午散步一个小时。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上述三点也恐非易事,贵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最后,我谨祝愿他永葆活力,健康长寿。

孙新民

2005年3月30日